

回首來時路

立法院問政歲月(六)

● 王德箴 (曾任大學教授、立法委員)

南非大學講學之行

一九九一年民國八十年十一月我去南非講學，也是執政黨馬樹禮秘書長的安排。先是，那年八月南非大學音樂系退休教授艾納思(G.H.Ahles)來台訪問。她女兒安娜麗(Anneli)在南非大使館工作，也順便探望女兒。她去拜訪馬秘書長，提起南非大學新成立一所現代亞洲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很想請位能用英語講授中國文化的人作幾次演講，馬秘書長就介紹我。艾納思很高興，即定日期請我和馬先生在他女兒公寓晚餐，席間並介紹他夫人及女兒和我們見面，我告訴他我可以講國劇、唐詩及短篇小說，後數日，他回國，即寄來排課日程，共三次。兩次講國劇，一次講詩及小說，信中說明，路費自理，在南非食宿由他招待，我覆信定十一月一日首途。

真是想不到，行前三日南非大使館安娜麗忽來電話說接到她父親的電話，我駐南非大使陸以正堅持我到首都葡瑞托瑞亞(Pretoria)時，先住大使官邸。我不敢置信，雖說陸大使是老朋友，但我這次完全是私人安排，言明住艾納思教授家，難道他有意轉請陸大使招待我嗎？我立刻造訪外交部非洲司杜司長，請他電話問陸大使究竟怎麼回事，第二天杜司長回電話說，陸大使知道我有此行時，堅持我應住官邸。既然如此，我只有欣然接受。

不記得是搭那家公司班機離開台北。好像在新加坡轉機，次日上午抵首都葡瑞托瑞亞，艾納思教授伉儷及大使館葉秘書來接。當驅車去大使官邸，將抵達時，陸大使正好出來上班，停車匆匆數語，原來陸夫人那時在台北，他關照葉秘書全程接待，他下班回來，陪我晚餐。

官邸是二層洋房，氣派宏偉，進門有很大草坪，舖到側後院子，內門右邊是小客廳及餐室，左邊的大接待室有個改良式的酒吧。橫額及兩邊柱子漆有龍鳳飛騰畫面，金壁輝煌，十分別緻，樓上以長廊分開兩邊臥房，左首為主人臥室，右首則為客房，一切寬敞舒適，樓房梯牆壁上懸有陸大使在各國之活動以及所獲勳章，可見陸夫人之精心佈置。官邸所僱廚師及女工來自烏拉圭(陸大使曾駐節烏拉圭)不諳英語，但招待客人很有禮貌。

次早十時，艾教授來接我去參觀南非大學，才知道此校原是函授學校，沒有學生每天上課，學生只個別來看導師，或來聽特別演講。我的履歷，已介紹在佈告欄上，據說也普遍發出通知，但有多少人來聽講，事先毫無把握。我聽了這個消息，稍感失望。原以為是一般大學，有固定學生聽講，現在看來，必然來者寥寥。一則我不是國際知名教授，二則由音樂系教授主辦，聽眾只希望聽中國音樂，未必對文學有興趣，三則時值南非暑假，學生忙著回家，很少人願來聽講，最後一點艾教授完全同意。

離台北前，承新聞局贈送一卷專為在南非用的錄影帶，以英文介紹「什麼是國劇」，參觀大學那天順便到課堂把錄影帶試放一

下，效果良好。助理羅家瑞夫人甚聰明能幹，錄影帶乃交她保管，上課時由她放映。

十一月四日上午十一時半我第一次站上南非大學的課堂。如所預期，來者僅十一人，大多係音樂系的教授（好像無有戲劇系的師生）我雖會唱幾段京戲，但對西方樂理全不了解，無法使他們比較中西之不同。我帶了一支胡琴，只有展示作用，因為我不會拉，只能告訴他們三板三眼及一板一眼之拍子。

我發給每人一份印有講述中國國劇的小冊子，內容相當豐富，除對角色、行頭、臉譜等等分類講解外，並強調抽象式（Symbolism）之表演，如以雙袖覆首，表示下雨，黑旗揮舞，表示大風。扇子用來遮羞、調情，以及增加美麗氣氛。如要驅熱，只要舞動雙袖來表示，不用扇子。凡此小小動作，我皆做示範表演，至於唱白，則只有從錄音機上聽，我也指出生旦淨丑的分別，也展示了我攜去的旗袍鳳衣，讓他們穿著拍照。兩小時下來，聽眾還算能欣賞，有幾位買了我的英譯「鳳還巢」和「韓玉娘」，還要我簽名紀念。

次日按原定時間講述唐詩及短篇小說。在台北時我曾談及易經之陰陽兩儀。艾納思教授稱這些他們都普遍了解。所以我認為南非的學者，對中國文學可能有相當認識，於是我下了很大功夫，寫了一篇中國文學大綱（Outline of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文中曾詳細解說易經「亢龍有悔」及「水火既濟」的道理。自五經四書以至明清文章皆摘錄解釋。詩詞、小說以至戲劇皆按年代敘述，自問尚有參考價值，可是到了南非課堂上，才發現來聽講者完全不了解中國文學，枉費我一翻心思。但想將來也許有人對此有研究的興趣，所以我還是將大綱發給他們，他們倒還承情。

唐詩我從詩經開始，經漢代樂府、六朝古體以至唐朝律詩與絕句，每體皆舉例說明，最後也提到，詩到宋而詞興，詞到元明又有曲之演變。也談到白話詩，並比較我國絕句與英詩歌謠（Ballad）相似之處，英詩也有類似我國詩的韻腳。這些聽眾皆能領略與體會。

最受聽眾歡迎，使他們有親切感的是我贈送烏拉圭愛蘭娜女士的一首七言絕句詩，我講述愛蘭娜女士的身世，致力中華文化的美好貢獻，原詩如下：

贈烏拉圭愛蘭娜女士

海外爭傳管仲姬，風華婉約羨清儀。中山文化烏都院（女士發起中山文化院之設立），有仗君家一力持。

至於小說，我則以「詩經」內「泯」之一篇，描寫棄婦故事之起源，周末有所謂「稗官」小史，專門搜集街談巷議之民間故事。漢魏六朝，尚諷諫，在談笑中說出微言大義，有小說之胚胎。六朝佛老思想入中國，乃有「神異記」等神怪故事（Tale），但有

題材有結構之短篇小說則至唐始盛行，其原因是時代昇平，社會繁榮，文人雅士乃有心情描寫愛情，提倡俠義，因而寫出才子佳人的風流韻事，其中多半真有其人，亦有受黃老影響，描述人生短暫者，如英國之「李柏大夢」（Rip Van Winkle）所謂「洞中方七日，人間已百年」。此二種因素，乃產生如「長恨歌」，如「李娃傳」，如「西廂記」，如「南柯太守傳」等精彩之唐人小說，我講課畢，有多位學生來買我英譯之「唐代名小說選」。我覺得這堂課較國劇課更為吸引聽眾。

在葡瑞托瑞亞講學前後，大概有八天住在大使官邸，承陸大使殷勤款待，並派車送我到約翰尼思堡觀光，盛情足感，愧無以報！

撥冗暢遊國家公園

十一月九日艾教授陪我及兩位台灣青年音樂家（一位名陳中申，吹長笛，一位名字不記得）以及他大女兒瑟瑞思（Therese）和小外孫女依瑪（Ima Sumae）一同開車去格魯格（Krugger）國家公園。中午開到一個小鎮，名奈思普（Zeispruit），在那裡艾教授妹妹開有一家「摩瑟咖啡」店（Cafe Mozart）供給精緻午餐，陳中申吹了一段笛子，晚間又在那家咖啡店售票，欣賞陳中申和他同伴（奏小提琴）的笛琴合奏，陳中申賣了許多錄音帶，甚為成功，當晚即下榻艾教授妹夫

的表親家。

次日開車驅向格魯格公園，該公園因格魯格總統而得名，也是總統所指定的保育區，占地一萬七千四百公頃，比很多小國家大上幾倍，進入園區，只見四面森林葱鬱，並無多少野獸。據說時逢盛夏（南非季節與台灣正相反），野獸都躲在山洞中，一路行來，只見見麋鹿羚羊、長頸鹿以及登車嬉耍的猴子。忽然間，前後都緊急剎車，原來一隻烏龜橫穿馬路，人反而讓它先行，日漸西沉，未看見豺狼獅豹（南非無老虎），大家都感失望，驀然間遠處有具動物屍首，霎時間滿天兀鷹，向那方向飛去，大翅起合，氣勢凌厲，猶如八面英雄會中州，原來都是去搶吃肉吃的，不多回，吃飽了，兀鷹分別飛離，停車觀光之人皆稱為景觀。

此種景觀令我想起一九七三年夏天曾偕俠兒全家遊加拿大大安大略省滑鐵盧近郊野生動物園。乘汽車入內，門窗緊閉，各獸撲面來，或倚窗凝視，或爭食窗前麵包，頗感驚奇有趣，當時我曾有感而發撰寫了一首七言絕句：

遊野生動物園

茫茫綠野暗心驚，巨象雄獅撲面迎。駝鳥也貪糕餅餌，低頭俯視倚車行。

當晚住在園區內，約下午五時，車子即須開進園區，兩扇大門徐徐關閉，裡面則是另一世界。各種珍奇小鳥，追逐嬉嬉，唧唧喳喳不停，如音樂合奏，甚為宜人。為了方

便遊客，這小圈圈內有食品店，照相館以及特產館，還有幾所用稻草覆頂的八角型小旅社，不論大小，都有炊具，被褥，也非常清潔，只要向管理員索取鑰匙，就可開門進去，我們一行六人，艾教授定了一間最大的茅屋，中間客廳，兩邊各有一間臥室。每室有三張床，艾教授安排我和他女兒及外孫女住一間，他和兩位音樂家住另一間，當晚就在門口空地上烤肉吃晚飯，陳中申素食，帶有許多烤夫、豆干等素菜，還有生力麵，薄餅等，我們又買了些牛肉、雞腿等烤熟後來在餅裡吃，非常可口。適逢皓月當空，我們品茶聊天，饒有詩意，為著要看到動物，我們決定隔天早晨破曉就出發。凌晨大約四時我們就開燈起床，匆匆梳洗，帶著冷的三明治上路。果然看見大象排隊到河邊飲水，還看見多對獅子徜徉山腳下，欣賞晨曦，我們總算看見了些大動物，不虛此旅。

南非大學客座講課

回到葡瑞托瑞亞在艾教授家休息兩夜，他就陪我飛到南非極南端的開普敦（Cape Town），抵機場時艾教授的朋友魯特夫人（Mrs. Ins Lott）在機場迎接，一位雍容而和藹的中年寡婦。看見我好像舊相識，車子很快開到她家，是大街旁巷內第一家。門牆上倒垂著紅色的金鳳花，閒雅艷麗，室內甚寬敞，她已為我及艾教授佈置好兩間臥房。並殷勤招待我們晚餐。

次早魯夫人偕艾教授和我去總領事館拜候周國瑞總領事，承邀餐敘，並派人借遊桌板山，山頂平如桌面，因而得名，可惜那天濃霧瀰漫，無法攀登，只好望峯興嘆，悵然而返。

十四日晚七時半，在附近之史特侖保希大學（U of Stellenbosch）蕭門教授（Prof. Schoeman）家舉行我第二次講述中國國劇。史特侖保希是所很美的古城，以教育、音樂而著名，亦為產酒之區。這次演講，本列在史特侖保希大學內，因距離關係，改在蕭家舉行。蕭府客廳不大，擠滿了二十餘位聽眾。我帶去的行頭道具只好都掛在扶梯上展示，講前我照樣放了錄影帶，講時我穿上行頭示範，頗受歡迎，講畢主人以茶點招待。聽眾買了我幾本書，我也送了我所譯的兩本國劇給主人。

次日中午魯夫人請我和艾教授到很遠的郊外一家名為「好好樓」（Haww Hoek Inn）午餐，該飯店創始於一八三四年，拱門內大樹參日，下栽各色小花，配合拱門上的苞蕾，十分美麗，內部則有二層樓房，佈置典雅，菜肴可口。魯夫人愛客、有俠氣，除招待我們飲食外，還開車繞山環水去看日落，她身高體健，處處顯示保護我的姿態，故別時她叫我稱她「大姐」我們成了朋友。

自開普敦回來，住在艾教授家樓上新接出來的兩間臥室，這本來是為安娜麗回來住的，卻讓我搶了先，在這兩天休息時，羅家

瑞夫人曾陪往郊外參觀福屈克紀念像 (Vortrekler monument) 等名勝，大使館鄧部參事伉儷也曾請我去一家非常高貴的飯店晚餐，真不過意。

有驚無險平安返台

十一月十七日告別南非，艾教授親來送行，飛機準時起飛，一切看來順利，不料三小時後，又折回原地，聲稱引擎缺水，加滿用即繼續起程，旅客不必下機。但三個小時過了，飛機仍在陸上，好像有幾位工程人員在檢查機身，我不禁有些惶恐，想到台北按時來接我的侄兒王介平怎麼辦？也許一夜都不能抵達，機上又不能打電話，連艾教授都無法通知，正愁思間，忽然鄧參事趕來，我才知道機上還有位中華航空公司的董事長袁行遠。也許鄧參事聽到故障，趕來看視。介紹下原來袁行遠是從前國防部部長辦公室袁

行濂主任的弟弟。我和袁主任有深交，能見到袁行遠感到異外的欣幸，當託鄧參事回使館後打兩通電話：一通告知艾教授，一通給我姪兒，叫他隨時問航空公司飛機抵達時間，鄧參事來的正是時候！飛機不久修好，抵台北時已深夜，艾教授之王安娜麗及我姪兒王介平都在候接。到此結束了南非講學宣揚中華文化之旅，也結束了海外的三次講學。自南非歸來不久，我即退休，次年四月，移民來加拿大定居在滑鐵盧小城之樺木山莊內。房間窗外臨小型公園，景色甚佳，起居也還舒適，只是迎風對月，每懷家國之念，有時倍感淒涼。曾作類似白話詩之五古一首，描述生活狀況。雖非佳作，亦可視為雪泥鴻爪，茲錄於下以作此文之結束。

居樺木山莊長歌行

昔賢乘桴去，我今竟翱翔。依兒萬里外，高軒耀日影，畫棟倚雕樑。顏日休養院，實屬老人堂。相逢盡白髮，各曾歷滄桑。雖云皆異類，一樣話家常。所操英法語，所著西洋裝。若問飲食事，瘦肉及酪漿。洗滌兼洒掃，盈盈侍女行。風寒有微恙，護士在身旁。瀏覽借書籍，悠暇讀報章。臨窗賞園景，緩步踏月光。暮年得安適，能勿謝上蒼。惟念炎皇胃，竟終老他鄉。神州易赤幟，親朋散四方。家國縈夢寐，誰與共神傷。本文草草寫來，實只片段回憶。四十餘年往事，細微末節，很多忘記。甚至友人性名，遊觀地址及時間，也許有差誤。果爾，尚希讀者見諒。(全文完)

中外雜誌社稿約

- 一、本社園地公開，歡迎名人傳記、軼聞趣談、真實傳奇、中外古今、現代史話、回憶與隨想、醫學新話、科技新知等作品。
- 二、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附照片插圖尤佳。
- 三、有關外國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一律請加註原文。
- 四、來稿以白話文為限，對中外名人傳記，以近代現代人物為主，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除特約稿件外，請勿超過五千字(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 五、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凡經由作者委請本社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本社交由「聖文書局」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
- 六、本社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本社編輯委員會及作者本人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者，當依法追究。
- 七、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本社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為精益求精，必要時將予刪改，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請自行影印留底)，來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